



纪英
之原编

军火大亨

上海滩丛书之(三)

文艺出版社

.5

责任编辑 刘竟如
封面设计 一 敏
插图

军火大亨

——上海滩丛书③

纪英 之原选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375 插页2 字数179000 印数00001—20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202-5/1.194 定价：3.30 元

目 录

1 军火大亨

张维群

他被卷入一次军火走私案中，大亨施展着魔鬼一般的手段……然这已成往事，不堪回首。他靠在船舷上，迎着海风，向上海看了最后一眼，他手上报纸的红字标题十分醒目：上海滩著名交际花遭枪杀！他把它扔入大海……他掏出一张照片：凝眸微笑的她，呼之欲出。他双手颤抖，眼睛湿润，长长地叹息……

83 “大西洋”火并

姜龙飞

夜色里，猝然闪过一道银色的斧影，朝他落将下来，再躲已属枉然，他将头一偏，顺势而下的斧影锐不可当，左肩膀塌半边。一声裂帛般的惨叫，鲜血狂涌，他倒在地上……随着枪响，又有人“扑通”倒地……报界纷纷报道这一血淋淋的流氓火并凶案——其实，这火并的背后却隐伏着上海滩流氓参政的恩恩怨怨……

旧上海，秦楼楚馆，灯红酒绿；绑票奇案，层出不穷；商贾市侩，尔虞吾诈；青帮洪帮，勾心斗角。虞洽卿就是这只大染缸中染出的一位奇人。他翻手云覆手雨，闯过道道激流，避开层层暗礁，飞黄腾达，成为上海滩五大闻人之一。

军火大亨

张维群



一九四六年初春的一个深夜，天空黑漆漆的，下着细雨。在上海远郊的一条公路上，三辆美式军用卡车正在飞快地行驶，车头的灯光不时地划破这神秘的夜的帷幕，又给这沉寂的夜晚增添了几分紧张的气氛，谁也不知道下一刻将发生什么事情。

卡车继续在公路上疾驶。每辆卡车的车厢后面都用油布遮得严严实实。驾驶室里一个司机，一个保镖，此刻，他们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，神情却显得十分紧张。这一切，总让人觉得，这车厢里装的决非一般货物。

是的，军火，走私军火，这些耸人听闻的字眼，能不叫他们紧张吗！虽然这也不是第一次，但这次却不同以往，货物数量大，运送路线长。眼看一半多的路程过去了，如果再有疏忽出了差错，不仅前功尽弃，这三卡车的枪械弹药送不出去，就连自己的性命也是要搭上的呀！今天傍晚，天刚黑，他们六人突然被自己的老板张云久——大东有限公司总经理——叫到办公室，指派他们六人立刻准备去运送军火。张老板先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，送货回来一定重赏，然后又非常严肃地说，出了问题拿他们是问，并要求他们在天亮之前把车开到江浙交界处一个指定的小镇，与张老板的贴身保镖朱彪碰头，并由他负责接线出手。

一只野兔被汽车引擎声惊动，慌慌张张地穿过公路，强

烈的车灯光下，野兔的颜色显得灰白。

路旁的树上，猫头鹰不时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声。

离公路不远的一个山头上，有一架望远镜正对着这三辆卡车，看着它们渐渐驶近。

前方是一个三岔路口，路口出现了两个用土桩和铁丝筑成的路障，两个穿着制服的军人正举着小旗示意卡车停下。

前面一辆卡车的司机有些紧张地问身边的保镖：“怎么办？要不要停车？”

“停下，反正我们有特别通行证。”

车停了下来，只看见前面路边阴暗处又跑出几个军人，他们快步跑到三辆车的驾驶室门前：“快拿出通行证！我们要检查。”

几个司机都打开了车门，递出各自的特别通行证。出发前，张老板在给他们发特别通行证时说过，有这几张特别通行证，就是碰到警察局长都得放行。所以，司机和保镖都以为验一下特别通行证就没事了。

就在这时，枪响了，是冲锋枪。

几个军人分别朝着三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开了枪。

几声短促的哀叫……

一切又都归于沉寂。

还是刚才那个山头上，那架望远镜在注视着这三辆卡车。三辆卡车调了个头沿着原路开回去了。

雨还在下着，绵绵的春雨。

天已大亮，还不见三辆美式军用卡车开来，朱彪显得很不耐烦。朱彪，是一个粗壮的汉子，他身穿夹克衫，头戴鸭舌帽，更让人觉得壮实有力。他们在约定地点等了已有两个

多小时了。朱彪一面咬着肉包子，一面对司机抱怨道：

“这几个混饭吃的家伙，到现在还没把车开过来，说好了在这儿等他们的。”

“会不会走叉了路？”司机答道。

“不会。”突然，朱彪把手里的肉包子一扔，“我们开回去看看。”他已感到不祥。

司机掉转车头全速往回开。司机开得越快，朱彪心中的焦虑就越厉害，怎么一路不见车影？这几个司机的车技也算高超的呀！莫非真的……朱彪越急越害怕，脸色也渐渐由赤赭色变成灰白色，他再也不敢想下去了。约莫开了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公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，终于他们看到在前面公路上围着许多人。朱彪的心一下沉下去了。他们下车挤进人群中，一幅惨酷的景象：公路上，血迹斑斑，公路两旁的水沟里，正反乱卧着六具尸体，一个朝天卧着的弟兄，面孔已血肉模糊，全身被打出十几个窟窿。还有几个……

“嗬呀，真是太惨了！”

“前世造的孽，他们做了什么缺德事啊！”

“是呵，要不怎么会这样被人杀的？”

“那杀人的也太狠了，一下子杀这么多人，太可怕了！”

一些农民，过路的小贩、行人等在边围观，边议论。几个警察在忙着维持秩序，嚷嚷道：

“靠边，靠边！唉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不就是死了人吗！”

有三四个警官模样的在勘察现场，检验尸体。还有一些电台、报社的记者，他们正起劲地拍照、采访。

朱彪感到心悸得厉害，他赶紧拉了一把司机，快步赶回自己的轿车：

“快！回去！”

司机赶忙钻进驾驶室，摁了一下喇叭，人群闪开一条通道，小汽车无声地开走了。

江边码头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接客的、送客的、做买卖的，无所不有。刚从香港过来一艘客轮，花花绿绿的旗袍夹着西装革履的绅士们，还有穿长衫、戴礼帽的先生，着短褂扛箱子的脚夫，使这本来不大的地方显得更加拥挤、嘈杂。

客轮正在下客，人们兴奋地互相招呼，握手，拥抱，有的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

客轮的船舷边出现了两个年轻人。高个：我们的主人公肖鸣，二十七八岁模样，身着浅灰色的西装，略显清瘦。只见他深深呼出一口长气，面带笑容，显得安详，他的眼神中露出了亲切的亮光。矮个：王国龙，肖鸣的师弟，不高的身材显得精悍，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，脸上还留着好奇的稚气，不时地东张西望，什么都新鲜。他们对下船好像并不着急，总是客气地让人先走。是的，今天不会有人来接他们的，肖鸣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，王国龙则是初次来上海。他们几乎是最后几个下船的客人，两个脚夫赶忙上来帮他们提箱子。王国龙显然有些激动：

“大哥，今晚我们住哪儿啊？什么时候带我出去走走？”

“哎，别急，我们先找个旅馆休息一下，今晚上，我先带你到黄浦江边欣赏一下外滩夜景怎么样？”

王国龙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，他们慢慢地随着人流出了码头。

外滩的夜景是神奇而迷人的。华灯初上，高耸林立的建筑楼群变得朦胧起来，一反白天雄伟壮观的堡垒似的形象，装饰华丽的粗犷的花岗岩石块渐渐隐没在夜的阴影之中，代之而起的是金碧辉煌的灯的世界。五彩缤纷的灯火，衬映在这深不可测的夜幕之中，一切都变得清澈透明，再透过黄浦江水反射出的点点灯火，仿佛这里就是水晶宫的神话世界。年轻的情侣们乐意徜徉在此地，也许正是为了编织他们自己美妙的梦境？！今晚，王国龙驻足在这里，真有点觉得眼花缭乱，神魂游离。这里的世界真精彩！他一边感叹，又一边自慰：生活在这里也许是幸福的。

站在一边的肖鸣，此刻也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，这里的一切，这翘翘般的楼群，这浑浊的黄浦江水，还有这一条条污秽的马路，他是如此地熟悉。八年了，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，可是我的朋友，我的亲人呢？他们大都已不复存在了！有的远渡重洋投奔他乡，有的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他开始质问自己：我为什么要回来呢？我回来干什么呀？可是，他又无从回答。是的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，只是觉得有一股冲动，一种心底的情绪，迫使他非要再回到上海。算了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，生活本来该怎样就怎样吧！我们都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两人默默地沿着护江堤边走，王国龙悄悄地递过来一支烟，肖鸣微微笑了笑抽起来。三三两两的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。初春的江边，未免有些凉意。

“走，我们回去吧。”肖鸣对王国龙说道。

“哎，我们往回走一段再乘车怎么样？”王国龙兴致未尽地答道。

“也好。”肖鸣不想再扫他的兴。

“晚报，晚报，特大新闻！”肖鸣他们刚停下来，就有几个报童围上来，“先生，买一份吧，特大新闻，郊区公路今晨出现六具无名尸体！”“大东公司向警方报案，说有货物遭到抢劫！”王国龙很有兴趣地买了一份，肖鸣接过来一看，跳入眼帘的是一行醒目的红字标题：“上海滩又爆出一大血案”。两人赶紧认真地看下去。

回到旅馆，王国龙已经没有了刚才游外滩时的情趣了。枪杀案，行凶抢劫，人们总是同情身遭不测的被害人的。他觉得他再也忘不了初到上海这一夜的新闻。肖鸣对此似乎心不在焉，这几天的旅途，使他觉得有些劳累，他想睡觉，并且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在静安寺附近的西区，有一条僻静的马路，这里行人稀少，绿树成荫。一看就知道，这是一个高级住宅区。从路口进去约五十公尺左右，有一座装潢雅致，且有气派的花园别墅。那用铁栅做成的油过黑漆的花式镂空大门，精致的英国式庭院及那鹤立其中的三层小楼，使人觉得，不可轻视这里主人的身分。

的确，这座别墅的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上海大东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：张云久。凡是混迹上海上层社会中的人，谁不知他——张老板。他财大气粗，不仅在工商界是一个老资格的实业家，且在政界、军界都有他的势力。他五十多岁，

一派大商人的风度。明里，他做丝绸染织生意，生意兴隆，暗地里，他还勾结军统做军火生意。他有一个信念：只要能赚钱，管他什么生意都要做。他也知道，现在国共争斗厉害，谁也不知道这今后的形势会如何发展，何不现在抓紧机会捞票子，以防今后不测。

此刻，手里转着两个健身球的张云久，正站在自己书房的窗前，他满面狐疑，是谁走漏了风声？又是谁敢和我张老板作对，拆我的台脚？门边垂手而立的朱彪紧张的神色还没有缓过来，因为这次行动是他总负责，他不知道张云久将怎样处置他。他不时地在衣服上搓手心，可手心里的冷汗还是不断地冒出来。

“朱彪，”张云久阴沉地说道，“昨天的事我现在不责怪你。”朱彪的心情略微轻松了点，“你现在马上再去一趟警察局，打听一下有没有新的情况？马上向我汇报！”

“是！”朱彪转身欲走。

“把钱力给我叫来。”张云久补充道。

“是！”朱彪出去，转身把门轻轻掩上。

一会儿，钱力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张云久道，声音依然有些阴沉。

钱力轻声走进书房，站在刚才朱彪站的地方。他，四十多岁，身着灰布长衫，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上去有些斯文，但是，透过这层金丝边的镜片，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。他是张云久的管家。

许久，张云久才说道：

“钱力，原来定好的送稽查处江处长的礼，今晚一定要送去。”

“那这件事情……”钱力想问什么。

“唉，事情归事情，送礼归送礼嘛！”

“好，今晚我一定送过去。”

张云久微微一笑：“今晚的礼该往哪儿送，你该不会忘记吧？”

钱力马上谄媚地说：“老规矩，老地方。”说着两人同时都大笑起来。

“什么事这么好笑？”书房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举止优雅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。她是张云久的三房太太，三十七八岁模样，烫着时新的长波浪发式，好看的脸蛋上抹着淡淡的脂粉，修长的体形配着裁剪得体的墨绿色丝绒旗袍，把女性的曲线表现得完美无瑕。特别是那富有魅力的臀部，在那柔软的旗袍中款款蠕动，哪个男子见了都会动心的。她出身大家闺秀，可却是一个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不尽如意的知识妇女。她款步走到沙发前，理一下旗袍坐下来。这时，张云久和钱力也已止住了笑。张云久又对钱力说道：

“对了，六个死者的家属，你也负责去安抚一下。这样吧，每家先发给五十块大洋，其他事情么——，你就说好商量。”

“好，那我走了？”

“去吧。”

钱力看了张太太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

“云久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叫你别去做这种生意，你就是不听，尽让人担心！”张太太用糯声糯气的无锡话向张云久抱怨道。

“唉！你们女人就是胆子小，什么事情难倒过我张云

久？你放心，孙猴子本事再大，还不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！”张云久说着狠狠地挥了下手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一说，你又来狠劲了，你们男人就是好斗！喂，刚才林小姐来过电话了，要我们别忘了今晚去她家赴宴，今天是她的生日。她还让我劝劝你，要放宽心，不要气坏了身体，你也不只缺这几个钱，再说这种事也不是经常发生的，今后多加注意就是了。”

“嘿嘿，”张云久笑了笑，“这林姑娘就是会体贴人。”

“林姑娘，林姑娘！这么大岁数了，瞧你这副熊样，还想四房？当心她把你吃了！”

“喂，我的醋太太，你身上的味已经够我受的了，我哪还敢！好，好，快去准备准备，晚上我们一起去赴宴，怎么样！”张云久过来搂着哄她。

“呸——，就你不正经！”张太太轻轻拍打了一下张云久，走了出去。

书房里，张云久又陷入了沉思。

下午的大马路渐渐热闹起来，黄包车、小汽车也逐渐多起来。每次经过国际饭店门口，人们总禁不住要仰头看一看这座高楼，心中一片赞叹！

是的，国际饭店，旧上海的象征。阳光下，它的每一块玻璃折射出点点亮光，犹如殖民者窥视殖民地贪婪狡诈的目光，使每一个站在它脚下的中国人，在赞叹它雄奇高大的同时，却又感到自己的猥琐、卑下，不敢轻易地跨上这一米多高的台阶。

肖鸣、王国龙他们可不管这些。两人身着西装，头戴礼帽出现在国际饭店门口，一个身穿制服的男孩为他们开门。

保龄球房内顾客不多。一个侍者过来接过他俩的外套和帽子。

“来两杯威士忌。”肖鸣吩咐道。

“是，请稍等。”侍者应道。

两人来到自己的球道前。

“大哥，你先来。”说着坐到椅子上。

“好。”肖鸣说着甩了甩手臂，做了几个准备动作，然后过去拿来一个黑色的保龄球。只见他右手握球，左手顺势托着，一个漂亮的猫腰，手臂后甩，再用力往前一推，木球顺着球道直冲过去，“乒——咔嚓”，全部命中。

“好！好！”王国龙叫道，“大哥，你的球技真行啊！”

肖鸣开心地笑了。

威士忌来了，他们两人一人一杯对饮了一口。

“国龙，你也来试试。”肖鸣说。

“好。”

王国龙操起一个球走到球道前，从他不规范的动作可以看出，他不是个球场老手。肖鸣上前纠正了一下他的动作。

“预备——开始！”肖鸣一声令下，王国龙手里的球滚入了球道，球有些晃动，微微偏离了中线，最后只击中边上两个目标。王国龙有些不好意思，肖鸣安慰道：

“好，有进步，比在香港时好多了。”

这时，一个侍从过来招呼：

“先生，有你电话。”说着指了指柜台。

“哦？”肖鸣怔了一下，转身对王国龙说。

“你继续玩吧，我去接一下。”说着朝柜台边的电话机走去，侍从跟在后面。

“喂，哪里？”肖鸣拿起听筒问道。

话筒里传来清晰温雅的妇女声音：“是肖鸣吗？我是林风。”

“啊！风姐，我是肖鸣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你呀！什么事还能瞒过我？接到杜老板的信，我就不时地惦记着你们。佣人说，你昨天来过电话了，我赶紧打电话到你住的旅馆，老板说你们出去了，我估摸着你就喜欢泡这保龄球房，试着打来看看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喂，怎么样，今晚到我这儿来？”

“这——”肖鸣有些为难，“风姐，你不知道，国龙初到上海什么都新鲜。昨天本来想来看你，你不在，我想索性过几天再来，先陪他出去走走。今晚，我们已订好了美琪大戏院的戏票了。这样吧，明天下午我和国龙一定登门拜访，怎么样？”

“嗬呀，你这个肖老弟，实话告诉你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正为你们能在我生日前回到上海而高兴呢。今天晚上，我特意在梅隆镇订了四桌宴席，一来想庆贺一下自己的生日，二来是想为你们接接风！我还请了我在上海各界的朋友，他们可是上海的头面人物哟。那戏票么，退了，改日我风姐请客，这总行了吧？”

“今天是你的生日？！嗬呀，疏忽，疏忽，好吧，就听你的，晚上我和国龙一定来。”